

龙马传 II

故乡的朋友

〔日本〕福田靖 青木邦子 著 郭清华 译

龍馬

龙马传Ⅱ

故乡的朋友

〔日本〕福田靖 青木邦子 著 郭清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马传. II, 故乡的朋友 / (日) 福田靖, (日) 青木邦子著; 郭清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47-6298-4

I. ①龙… II. ①福… ②青… ③郭…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2441号

RYOMA DEN 2 by Yasushi Fukuda, Kuniko Aoki
Copyright © 2010 Yasushi Fukuda & Kuniko Ao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NHK Publishing,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HK Publishing,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Beijing PengFeiYiLi Books Inc..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116号

书 名 龙马传 II 故乡的朋友
作 者 [日本] 福田靖 青木邦子
译 者 郭清华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苑浩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187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298-4
定 价 37.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十四章	逃亡者龙马·····	1
第十五章	两个人的京都·····	26
第十六章	有意思的男人·····	45
第十七章	怪物容堂·····	70
第十八章	创建海军! ·····	91
第十九章	进行攘夷·····	112
第二十章	收二郎的遗憾·····	133
第二十一章	故乡的朋友·····	153
第二十二章	阿龙与以藏·····	175
第二十三章	奔向池田屋·····	194
第二十四章	爱之萤·····	214
第二十五章	寺田屋之母·····	232
第二十六章	萨摩的怪物·····	250
第二十七章	武市之梦·····	266

第十四章 逃亡者龙马

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三菱邮务汽船公司社长岩崎弥太郎在横滨的料亭“富贵楼”里。为了从弥太郎口中打听到龙马的事情，一直在追查坂本龙马事迹的《土阳新闻》记者坂崎紫澜，也在“富贵楼”大厅的一个角落里静静等候。

弥太郎这个时候正在和冈本健三郎见面。冈本是为了筹措后藤象二郎与板垣退助去欧洲视察的费用，前来请求弥太郎出资协助。弥太郎、冈本、后藤和板垣，都是土佐藩出身的人士。

“岩崎兄，能帮个忙吗？”

“不能。去找别人吧！”

弥太郎拒绝了，这让冈本难以置信。

“这是板垣退助先生与后藤象二郎先生的请托呀！岩崎兄在创立三菱时，他们也出了很多力吧！”

“说是去欧洲视察，但有一半时间是在玩吧！尽管是不打算收回来的钱，也不想被用在玩乐上。”

眼见弥太郎冷淡地悍然拒绝，冈本愤而离去。弥太郎瞥了转身而去的冈本一眼，然后对着在一旁紧张地关注着弥太郎与冈本交谈的坂崎喊了一声：“过来吧！”

坂崎靠了过去，弥太郎若无其事地举箸，夹着食物往嘴里送。

“不管对象是谁，一旦和钱扯上关系，就不能含糊其事。绝对不能小看利益这种事，否则在和别的企业竞争时，就会失去胜算。这就是我岩崎弥太郎的经营之道。”

“真是个严酷的世界呀！完成坂本龙马这本书后，我想采访您企业的经营之道。”

“坂崎君，如果你想把坂本龙马写成英雄，我是绝对不会帮助你的。”

“岩崎先生很讨厌龙马？”

“没错。”

“您只要把您所知的坂本龙马，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就可以了。”

先前坂崎也曾经到东京的岩崎邸采访过弥太郎，那时弥太郎说到了龙马脱藩与吉田东洋被暗杀的事。

“正好二十年了吗？那时发生了天底下最糟糕的事情。”

“您说的是龙马脱藩一事吗？”

“是吉田大人被杀的事！天底下懂得我的价值的人，只有吉田大人。”

态度傲慢不可一世的弥太郎，只有在提到吉田东洋的名字时，脸上才会露出痛惜的表情。

东洋受到土佐藩主山内丰信（山内容堂）重用，在担任参政之时，实际推动土佐藩的藩政改革，却遭倡导攘夷的土佐勤王党反对。

由于吉田东洋突然去世，东洋派失势。于是，反东洋派

的人掌握了藩政，操弄土佐藩。此时有一个人乘机而起，跃上幕府末年的政治舞台。

“那个人便是武市半平太！”弥太郎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

文久二年（一八六二），武市半平太随近习家老柴田备后登高知城，谒见第十六代的土佐藩主山内丰范。因为吉田东洋而被解除侧用人之职的柴田，在东洋死后重新回到藩政中心。此时的藩主丰范正值十六岁。

“去京都？”

“是的，请您带领两千名藩士上京。”

“带领有武器的士兵入京，是朝廷所不允许的。”丰范想斥退柴田献上的计策。

“请容小的冒昧禀告。”

跪伏在柴田后面，一直低垂着双眼的男子虽然视线仍然落在榻榻米上，但已挺起了上半身说话。这个人便是率领土佐勤王党的武市半平太。

“适才已通过三条实美向朝廷请愿，希望朝廷任命我藩负责皇居的警卫。”

“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丰范奇怪地问。

半平太用充满自信的声音回答说：“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被外国侵略的日本。藩主大人上京，是为了向天皇陛下请愿，请求天皇陛下催促幕府实行攘夷的承诺。”

武市是土佐的下士，但是他的态度沉稳大度，完全看不出他是土佐藩特有的身份制度里，经常被上士欺凌的下士。不久之前，下士还是不能晋见藩主，也不能进城的下级武士，

然而，如今的半平太却是柴田备后背后的谋主，已经开始在土佐藩中枢发挥其不可动摇的实力。

——这时的土佐，可以说已经是武市半平太发号施令的时代。因此尽管吉田东洋被勤王党的人暗杀，但武市一手遮天，怎么样也找不到勤王党人动手杀人的证据。

不仅土佐藩动荡不安，整个日本都处在不稳定的状态中。例如萨摩藩这边，同样尊王攘夷的主张，却分成两派，倡导幕府与朝廷公武合体的藩主之父岛津久光，派人杀死了聚集在京都伏见寺田屋旅馆密谋推翻幕府的激进派藩士。岛津久光肃清同藩藩士的这个事件，被称为“寺田屋事件”。

还有长州藩这边，久坂玄瑞、桂小五郎等人，正逐步完成攘夷的计划，准备举兵上京。

朝廷在这些压力的迫使下，不得不有所行动，于是颁下令状到江户城。内容如下：

一是将军家茂上京，与朝廷共同商讨攘夷之事。

二是任命萨摩的岛津、长州的毛利、土佐的山内、金泽的前田、宇和岛的伊达为幕府大老，执行政务。

三是任命一桥庆喜为将军辅佐职、松平春岳为政事总裁职，执行攘夷之事。

接获这样的令状后，幕府的老中们莫不愤慨万分。朝廷从来不能如此强求幕府改革，更何况还指派了萨摩、长州、土佐、金泽、宇和岛等外样大名进入幕阁，这更是荒谬绝伦的事。

“攘夷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一旦和美利坚或英吉利开战，幕府就完了。”

“可是，万一令状确实是朝廷的本意，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理啊。”

幕府的老中们也是意见分歧，各持己见而僵持不下。

——此时幕府已经失去昔日的权威，而那个男人就在这时出现了。幕府中也有有志之士。

“虽然冒昧，但请各位听我说。”这个威风凛凛的声音来自跪伏在最后面的男人。男人抬起头，并且用力伸出一只手说：“五百年！对四面都是海的日本而言，没有什么比海军更重要了。可是，如果我们还像现在这样不思努力，那么即使再过五百年，日本也无法拥有可以和西洋诸国匹敌的海军。再这样下去，日本早晚会变成某个国家的附属国！请各位不要只顾德川幕府的安泰，应该要为大局着想呀！”

位居末席的男人严肃地发表意见，在座的老中们因为他的话而相顾愕然。这个人是军舰操练所的教头胜麟太郎。胜麟太郎，命中注定将要与龙马相遇。

土佐的后藤家寂静而阴暗。但一走进无人的走廊，就可以听到从后藤象二郎房间里传来的抱怨声。象二郎因已故叔父吉田东洋的庇护，在藩内任职。

“藩主大人好像要上京了，可是却没要我随行。不久前我还是近习目付呀！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吉田东洋大人——叔

父遇刺死了……”

象二郎边哭边喝酒。他的前额侧头发已经长出，脸颊上也满是胡楂，显得十分邋遢颓废。

弥太郎和井上佐一郎平伏在象二郎面前。弥太郎不明白象二郎为何要叫他们二人前来，便悄悄抬头，偷窥满脸酒气的象二郎。

“在江户的大殿下^①一定是怒不可遏。大殿下一向很看重叔父。如果大殿下不是被幕府命令在江户隐居，就不会有这种事了！”

象二郎满嘴醉言醉语，不断说着对幕府的种种不满。

事实上，幽居在江户藩邸里的大殿下——山内容堂，因为痛失信赖的左右手吉田东洋，也正在发愁。但是，接下来象二郎对弥太郎与井上佐一郎下达的命令，并不是容堂的意思。

“杀死叔父的主谋，就是武市半平太。除了他，没有别人了。井上、岩崎，你们去找出接受武市命令、杀死我叔父的家伙。”

“我、我吗？”弥太郎不自觉地反问。佐一郎显然也被吓到了。他们虽然猜不透象二郎叫他们来的目的，却怎么样也想不到象二郎会命令他们去找毫无线索的目标。

象二郎用那双因酒精而充满血丝的眼睛，盯着弥太郎和佐一郎。

“这原本就是乡回的工作吧？下手的人恐怕就是坂本龙马！能杀死身为大石神阴流剑术高手的叔父的人，只可能是坂本。而且，叔父被杀后，他就和泽村惣之丞消失了。总之，去把坂本龙马给我抓来！”

^① 对前藩主的敬称。

弥太郎无话可说。乡回本来就是侦察下土行动的密探，但会被派去追捕龙马，是他始料未及的。

弥太郎回到家后，说出了象二郎的命令，母亲美和与妻子喜势强烈反对。但是，她们再怎么反对，也改变不了象二郎的命令。

“那是后藤大人直接下达的命令。”

“后藤大人已经失势了吧？站在落败的这边，对我们有好处吗？土佐藩已经是反东洋派的天下了，现在应该观察局势，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动啊！”

“喜势……”弥太郎感到意外地看了看喜势。

喜势是一个勤奋、好脾气，深得弥太郎之心的妻子。不过，有时凭着女人的直觉，也会说出或做出让人料想不到的话或事来。

“请你千万不要听从后藤大人的话。”喜势温柔地恳求着。

弥太郎的弟弟弥之助也加入喜势的阵容，劝阻弥太郎。他们都非常熟悉龙马的人品，提醒弥太郎不要忘了龙马曾经给予的恩义。

“你们对我说这些也没有用，如果在江户的大殿下也有那个意思……”弥太郎也不相信龙马会做出暗杀这种卑劣行为。

“不不，或许就是他杀的。”有个人说出和大家不同的意见，是喝了酒的弥太郎父亲弥次郎，“龙马脱藩了吧！他虽然是个善良的人，但是肚子里住着可怕的魔鬼。”

“不要胡说八道！”美和立刻反驳。

“您受他的照顾还不够多吗？”媳妇喜势也对弥次郎的言

辞不以为然。

弥次郎酒喝多了，摇摇晃晃地胡言乱语着，连弥太郎都对父亲的言行感到不愉快。只是，不知道弥次郎到底清不清楚家人对他的愤怒。

喜势不再理会弥次郎，转身对弥太郎说：“你不要再担任乡回了，你不是要给我幸福吗？”

“喜势……现在没有办法辞去乡回的职务啦。”

弥太郎基本上是个顺从妻子的男人，但是上司下达的命令，他也只能遵从。

文久二年七月，大阪街上热闹极了。在熙来攘往的马路上，有家坐了约十组客人的饭馆。店内的酒客大声喧哗，呼喊店主送菜的声音此起彼落。

店内一角，一个约二十岁的年轻武士大声地赞叹：“太好吃了！鲣叩^①实在太美味了。”

“能在大阪吃到鲣叩的地方本来就不多，这家店的味道又特别有土佐的风味。”

沟渊广之丞笑着对年轻武士说。大约十年前，龙马第一次前往江户的时候，龙马的兄长权平，便拜托沟渊与龙马同行。这个沟渊也是一个下士，不仅个性温和，还很会照顾人。

年轻武士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食物，一边报上自己的姓名：“我是泽村惣之丞。啊，真不好意思。虽然我们是同乡，但是初次见面就让您破费，请我吃这么好的东西。沟渊大人

① 先用稻草烤带皮的生鲣鱼，烤至表面微焦、里面还是生的，再放入冰水中冷却一下，沥干后切片，蘸加了萝卜、生姜、蒜头、柴鱼酱油调匀的酱汁食用。

真是个好人。”

“听到有人长途跋涉后盘缠用尽，怎么可能不管呢？来吧！喝！”

在沟渊的劝酒下，惣之丞又喝了一杯。

“谢谢了。沟渊大人在大阪任职吧？”

“是的，在土佐藩的住吉兵营。待会儿带你到那里去走走，还可以好好泡个澡，洗去旅途的疲倦。”

惣之丞一听，脸上的笑容就不见了。“就不麻烦您了，我还有事。”

“什么事？”

“不能说。”

“不要见外，有什么不能说的呢？我们是朋友吧？我这个人很好讲话的，你说说看！”

惣之丞犹豫了一下，或许觉得同为下士的沟渊很亲切，最后卸下心防说：“我从土佐脱藩了。”

“什么？！”沟渊不禁脱口大喊。

惣之丞立刻转头注意周围人的反应，幸好饭馆里十分嘈杂，没有人注意到他们。

“因为害怕被抓，所以不敢靠近军营。”

做出这种惊天动地的事，竟然还吃得下美食，喝得下美酒！沟渊夺下惣之丞手中的酒瓶与碟子，说：“还我！不许喝！万一被人知道我请逃亡者吃饭，我也会连带受到处罚的。抛弃自己藩国的人，还配当武士吗？”

“我是为了攘夷，才离开藩国的。”

惣之丞用手又捏起一片鲑叩送进口中，沟渊急着想抢下

那片鲙叩，把手伸进惣之丞的嘴里，结果反被惣之丞咬了一口，痛得大叫。惣之丞顺势痛快地下吞鱼肉，还一边啧啧赞美。

“啊！美味呀！”

“真是无法置信！土佐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呆子呢？”

“脱藩的人也不只是我一个，坂本龙马也脱藩了。”

“龙马？！”沟渊讶异地反问。

惣之丞斜眼看了他一眼，然后拿起酒壶，咕噜咕噜地灌了起来。

“您也认识他吗？”

“你不要乱说！龙马不会做出脱藩那种事！”

“待在土佐是没有办法攘夷的，所以他也对土佐失望了。每个有尊王攘夷之志的人，都想去京都。不过，他在前往京都的途中，到了伊予时，突然说要去萨摩，便独自去了。”

“萨、萨摩？”

“大概是突然害怕了吧！真是没出息！”

“那么，龙马现在……”

“或许已经死在半路上哪个荒郊野外了。”

“啊！”

沟渊极为惊讶，但惣之丞又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七月十二日，土佐藩主山内丰范公一行人终于来了。丰范公接受了皇居警卫的任务，在赴京的途中，顺道去了大阪。截至目前，一切都照着武市的计划进行。

山内丰范一住进大阪的住吉兵营，就因发高烧而卧床。

请医生看后，诊断为麻疹。发出痛苦呻吟声的丰范脸上布满红色的疹子。

京都就在眼前了，却突然停下脚步无法再前进，让半平太相当郁闷。

那天晚上，以半平太为中心，土佐勤王党的平井收二郎、望月清平、清平的弟弟望月龟弥太、岛村卫吉、川原冢茂太郎等人聚集在一起，担心丰范的身体不知何时才能康复。日子就在无谓的等待中一天天过去，大伙的情绪因此愈来愈焦躁。

“在这里多停留一天，攘夷就要晚一天进行。”方形纸罩座灯的光线摇动着，照着神情焦躁的半平太。

正当大家都觉得心烦意乱的时候，走廊那边的拉门突然被人拉开，以藏探进头来，喊了声：“武市老师。”

“拉开拉门时，可以不要出声吗？”收二郎立刻出声斥责。以藏突然拉开门探进头来，只是为了来问洗澡的时间。

“我们正在讨论重要的事！”

以藏受到收二郎的责备，垂头丧气地退回走廊上，呆呆地站着。

“为什么只有我……”

以藏在土佐的武市道场学习剑术时，因为稳定的进步，曾得到半平太的褒奖。

（你有剑术的天分，若再继续精进，说不定……能胜过龙马。）

受到那样的鼓励后，以藏更加热衷学习剑术了。

“为什么……”

以藏用力擦去因被同伴排斥而流下的酸楚泪水。

大概是离午饭的时间还早，前几天惣之丞与沟渊一起用餐的饭馆里，只有几个穿着简陋的浪人。弥太郎与佐一郎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到店内深处的桌子前，坐了下来。已经找过很多地方了，却仍然没有一点龙马的消息。两人坐定后，便开始自斟自饮起来。

“被武市藏起来了吧！只能这样认为了。”

“如果真是那样，就更不可能找到了。我们还是放弃，回土佐去吧！”

说这句话的弥太郎打从心底里不想找到龙马。不过，佐一郎的怀里还有不少象二郎给的钱，在花完那些钱之前，还是得继续寻找龙马。不过，弥太郎也知道这次寻找龙马的行动，是不能公开的，否则就会惹上麻烦。

“万一被人知道我们正在寻找下手杀害吉田大人的人，恐怕我们会先被武市抓走。我们不仅不能靠近兵营，也不能大大方方地在市区里走动，这样怎么抓得到龙马呢？”

“弥太郎，吉田大人死后，你的出仕之路也断了。变成这样，你不怨恨杀死吉田大人的人吗？”

“可是，我觉得龙马不会……”

“叫我们抓人，我们把人抓到就好了。这次如果能够立功，就有大好的前程等着我们了。”

佐一郎站起来去上厕所。弥太郎还是很犹豫，他当然也想借此立功，出人头地。但是，想到象二郎委靡、没出息的模样，他就觉得不安。

（站在落败的这边，对我们有好处吗？……现在应该观察

局势，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动啊！）

或许喜势说得对。

“喜势……” 弥太郎小声地念着喜势的名字。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刚进店里的客人与店主的对话。

“这是鲑叩的味道吗？”

“是。”

“哦？大阪也有卖鲑叩的店啊？”

因为声音听起来很熟悉，弥太郎战战兢兢地转头看向声音的主人。离他有一点距离的地方，坐着一个高个子的男人。那个男人背对着弥太郎，从他粗服乱发的模样来看，显然已经流浪很久了。弥太郎心想：不会吧！他看着男人点了酒和鲑鱼，从腰带上解下长刀。看得出那人袖子下面是锻炼得十分结实的手臂。果然没错！

“龙马！”

高个子男人转头了。那一瞬间，弥太郎以为自己看错人了。龙马的外貌变得十分精悍，粗犷的脸上渐渐浮出笑容。

“还在想叫我的声音很耳熟，果然是你弥太郎！”龙马笑逐颜开，毫无顾忌地大步走到弥太郎身旁。

“精神不错嘛！弥太郎。但是，你怎么会在大阪呢？”龙马抱着弥太郎的肩膀，开心地说。

“喂！你为什么……为什么脱落？”

看到弥太郎板着一张脸，龙马才好像想到什么似的，不好意思地含糊其辞：“抱歉啊！没有和你打声招呼就走了。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对你说。”

“龙马，你去了哪里？”